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八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二十一首

祭襄王文

嗚呼哀哉天與善人較然不爽即匹夫以一善著咸克永年曾何靳於有土王有令德逮數未終舉其版版者稱之其凡有七王事　先帝務以精白承休修貢上書罔不祇肅即平居燕見率自貶損以避　至尊德一也王幼孤事兩宮唯謹寒暑必在朝夕必朝德二也諸郡王則諸叔父諸昆弟壹以家人禮禮之

燕會無時務去苛禮以通德意德三也王以行義高
列國顧獨嚴事諸侯王歲時聘問必以情吉凶慶弔
必以禮德四也居千乘之尊富有四境猶然折節為
儉撙敝衣冠以居外廐不餧稻粱後宮不曳紈綺德
五也朝臣有事境內若奉使往來一見輒推赤心人
人謂王親已德六也周恤民隱遇國中大水發府庫
以振貧窮國人或干有司必伸有司之法德七也王
有七德所不足者豈年哉今棄國人春秋三十六耳
夫天地晦冥日月薄蝕在造化且然有成與虧物之
必至者也王尊位重祿盛子姓而享令名福履於是

乎成矣雖有至德其孰能不虧中道告殂不無遺憾要之淮南不以壽考而多譽河間不以大雅而隕名由斯以談所謂在此不在彼也道昆昔以 天子守吏待罪邦域之中王不以其無良禮遇踰溢久而不替今則已矣其如國士之報何即不得匍匐國門效餘力於執紼謹陳辭爲奠王其饗之

祭襄國母張太妃文

嗟乎當道昆之守襄也幸得奉 莊王歡于是與聞國母之有婦道也及道昆之撫鄖撫楚也幸得奉今王歡于是與聞國母之有母道矣成周初造本之

乎閨門其能婦也以后妃而其能母也以大姙載在風雅學士至今誦之此其繼世代興有造成周章章矣夫莊王天下之賢王也國母爲莊王妃以能婦著則其賢可知矣嗣王天下之賢王也國母爲嗣王母以能母著則其賢又可知矣顧莊王以中道而倍國母國母亦以中道而倍嗣王卽絺綌之風猶存栝棬之澤未泯旣無所怙復無所恃其將如嗣王何道昆待罪行間踰年而始聞訃卽期日旣遠而哀戚儼然如新且嗣王以仁孝聞無寧以毀踰禮於是陳辭爲奠非直以傷國母亦將以吊嗣王嗟乎大姙后妃之

澤足以造成周有道之長百年大期其詎能不逝國

毋達于此矣卽不朒之莫庶幾終之

祭襄陽劉封君文

方城漢水厥有畸人行修帝里譽浹儒林承家有子三世傳經惠文柱下直節蜚聲封章載錫上逮于親繡衣黃髮 帝命維新邦家耆舊江漢通臣伊余守郡輿論推尊橋門國老俎豆上賓玆余再至爰及康寧百年伊邇就見于庭云胡旬日遽爾沉淪嗚呼哀哉榮期林類黃耇維鈞帶索拾穗猶有令名公避朝市偕爵山林人倫規矩邦國儀刑矧玆子姓緝緝繩

綑五福朔至存順沒寧余羈官守望望銘旌生芻一
束千里斯陳以傷以吊契闊死生惟靈不昧來格
冥

祭鄭公文

紛世俗之昌披兮夫孰爲之儀刑天幸遺此耆舊兮
操獨行而可經相梁木之崔嵬兮歷年所而始成蔭
扶疎而蔽十乘兮枝直上而干雲胡大造之差池兮
斬餘年於大耋聯黃髮而飾巾兮澁朱明而長別暴
雨集於樛枝兮飄風撥於巖穴宿朝暾而偃蹇兮當
日暮而摧折余固知終始之相巡兮雖大椿其亦有

終嗟逝者之不居兮諒生人之所同唯天錫此難老兮亦猶詘夫全功都人士倀倀其疇依兮叩天閽而無從伊丁年而受室兮嗣叔通之姱節齒平津而射策兮負百里之羈紲恥鉤距之巧宦兮寧循理而用拙侍列棘而爲郎兮卝華髮而就列持三尺以平反兮肺石訟其不冤復循次而翱翔兮冠惠文而入滇輕萬里之馳驅兮豈王事之迍邅望故鄉而稅駕兮盍歸來而引年惟歲時之乞言兮赫煌煌乎㦤史雖蕭艾之盈庭兮亦咸避夫蘭芷薄崦嵫而勿迫兮介高明而受祉何良士之皤皤兮先秋露而溘死嗚呼

哀哉世德繩繩司左契兮季年通籍規循吏兮櫻鑠丘園飫甘毳兮九疇有五君子儁兮振振子姓美且都兮貽厥孫謀懷永圖兮全歸冥冥德不孤兮流風泱泱邦人模兮

祭章中書文

嗟乎先生魁然者也且春秋富矣弱冠受書鬱鬱不得志諸長老言人固有美好如生而長轗軻者乎及先生蹋蹻人燕以褐衣名見即得載筆侍從須期且拜中書鄉人不以爲先生榮知先生所負者大也居無何先生尋卒嗟乎世多耿小丈夫富貴壽考者何

限先生魁然者也乃竟客死邪裴行儉有言士先器
識而後文藝故王勃盧照鄰蚤殀皆如其言此誠有
所短也即行儉非知人宜無當於二子先生深厚不
伐非二子比使行儉而在且遵何說哉賈生入楚自
以楚地卑濕壽不得長先生客燕者久之妻子置勿
問疇昔之夜目攝其舍人須旦日乃瞑目嗟乎勃碣
之間土厚燥少年可無死先生柰何從羈旅而決其
死邪某等博考載籍若賈生王勃照鄰之徒以彼其
材而賫志以殁未嘗不扼腕悲之然猶異世足寛解
乃今稚從先生游撫今懷昔如見先生之面寧詎能

忘情於先生邪嗟乎係古以來其間富貴壽考者不可勝道顧錄錄當世卒沉沒無聞賈生王勃邢鄰無從頌以死而學士志之不倦由斯以談則修短之期在此不在彼也於先生何憾耶嗟乎先生行矣鄉人過從燕會且失賢者祖之日徒奉杯酒爲別先生其儼然幸而饗之

祭汪別駕文

嗟乎二三子奈何從都市哭先生邪先生深厚少文鄉曲多其長者顧以貲爲郎待命十餘歲乃僅得州別駕先生不以爲官薄捧檄意得甚此何故哉賈生

有言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先生名家子齋用且饒當此時即巖棲川觀猶可洸洋肆志顧去親戚墳墓結靷入燕此其志非直干仕而已居常奮袂而談耻功名不立於天下藉令得佐州郡孳孳務民和則先生之上願也彼其馳逐重貨走死地若鶩視先生所為惡可同日語哉嗟乎士白首閭巷閒堇堇取榮名竟客死　闕下二三子持卮酒為奠未嘗不泣下想見其為人既而誦天地逆旅之談則爽然自失矣嗚呼哀哉

祭汪文學文

嗚呼哀哉茂陵倦游長沙官薄亦覩昌暉遘此焚錯
吁嗟先生洵美且碩高距擅場大雅可作丁年任俠
節慕朱公存老夷門結客屠中周南削迹脫躧素封
言歸舊服北面儒宗乃聯神皐投趾天目禹穴窮探
具區肆矚陳寶收華和珍韞櫝長者下車髦士推轂
爰自末路作貢澤宮周游鄒嶧允陟岱宗燕臺購骨
易水歌風躡屩金馬獻畫盧龍乃名公車奏厥長技
天子曰都靚茲鉅麗煌煌上京濟濟良士往哉汝諧
敬敷教事桓桓直指戾止宮墻薦紳有楚籩豆孔將
若操渠矱爾授圓方彼都有造繄爾之良徙倚橋門

屢厭蔬食婞節翩翩英聲籍籍常伯分庭相君下席

同氣雲從石交景集萃巔朝市困羿天衢曳裾華閥

撫劍脩塗濡首胥溺卷舌罔呼獨行負俗風於懦夫

七稔課功百里奮鐸胡宦之拙胡地之惡豕鹿與區

我心孔樂習靜蓬戶濫巾雲壑部符甫下天命難諶

云胡豎子殲我吉人夷體傳舍歸骸私門悲纏鄉曲

悼動宗祊嗚呼哀哉死缶喧壓鍾呂委歇唯公嗣徽

逢時之闕窮愁著書聊以卒業芳猷永謝令緒中絕

豈無牖下飾巾待期蕭蕭哀挽望望靈輀戒塗郊外

卽穸溘西來芳可述往駕莫羈嗚呼哀哉

祭沈太夫人文

古稱敬姜亦曰文伯彤管流光副褘作則猗與令母厥有嬪德翼子允臧嗣徽靡忒薄言在傅敬爾司箴衿鞶服教絲枲宣勤柔嘉維則洵美且仁無違夫子如鼓瑟琴爰自秉家良人任俠髦士分庭長者結轍梱內慮深道周譽洽豈曰攸遂成正無缺鹿門輔德麟趾開祥翱爾元子授爾義方芳猷貽穀高蹻擅場蜚英腴表奏技長揚茅胙名區竹分茂宰政迄有成民歌無害明詔徵良程書奏最訓言孔昭毋氏攸賴島夷發難吳會操兵澍衣子合稅駕王程毋曰行矣

君命甫臨簡書可畏家室靡寧惟　帝念功懋爾勞苦奕奕惠文桓桓繡斧陟屺心馳瞻雲道阻言篤星軺薄游天府云胡不憗殲我令人栝棬遺澤珩珮徂音感今撫昔傷死吊生哀淪弱息悲擘同心

祭歐陽太夫人文

嗟乎福澤人所時有也要以贏詘不齊雖有道仁人猶然有所慽況女德乎故萬鍾之家卒鮮黃髮而鄉曲老誇能終其天年者顧安所取顯榮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此其大氏也太夫人為尚書公母卒年八十餘矣世所謂吉祥善事寧有不足太夫人所乎然而

聞太夫人喪薦紳之士莫不匍匐走哭喪次則以太夫人絕賢且有丈夫子勳業爛焉當世即富貴壽考加稠人一等其於太夫人不足多顧天下紛紛時詘舉嬴民未知所稅駕若調停財力務紓四海之急則尚書公有焉乃今儼然在哀毀間非終喪且不與朝廷議矣天奈何愛太夫人百年之期而卒使海內失望哉嗟乎古人以內德顯而後世誦義無窮非獨母能也蓋亦有子姓之譽若曾孟以下是已藉令徒春秋高有子且顯而名不立士不俯卒歸乎湮滅尚安所用之若尚書公為義至高名實藉甚由此而持國

之秉修太平之業歸太夫人顯名直翹足可待耳說者謂太夫人無死然乎哉往尚書公行部江南某等則皆部中子弟乃得從吊客之末以束帛爲奠太夫人其歆饗之

祭曹太夫人文

嗚呼哀哉三江表靈作我嬪則克令克柔芳猷允塞爰自結褵徽音罔忒洛沚宣勞琴瑟洽德旣富且穀撫盈不居相厥夫子策名賢書勾稽國計夙夜馳驅內顧靡闕伊母之劬詔爾嗣人聿遵先軌通籍金門褎然首舉藝苑斐英泰階遵羽誰其似之聖善是授矩

流慈惠問憬彼遐踪於惟夫人其德肅雝宜嘗純嘏聊以從容受　命自天翟褕貤榮之子叩閽釋皺褫緩將母不遑我心孔疚言歸舊服瞻依懐袖稱巵抱杌母氏萬壽天胡不吊殲我淑人娥月寢曜猗蘭收英訃音北來之子南征絶地擗踊籲天悲鳴嗚呼哀哉某等交聯令子義均伯仲遥天一言匍匐靡共玉質方銷金聲可誦悼亾撫存雪涕長慟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母文

巳未冬十一月晦蔣母以疾病終其女從壻在官弗

與大事會女疾幾殆壻匿母訃不以聞及其小愈告
之且小祥矣於是壻始緦女始衰絰女將奔哭墓所
則從壻受綏以行壻以守官不得往乃治祭具因女
往奠焉於是子壻汪道昆東向哭稽首而告外母孺
人之靈曰吁嗟嗟乎哀哉孺人不可死者五可以不
死者三乃竟死也舅沒姑老不能卒事一不可宜於
夫子中道見倍二不可父母在伯子季女皆亾乃令
重爲父母憂三不可諸子女之長者始婚嫁其餘則
皆待年四不可諸子烝烝宜必有興者樹有秋實樹
者不及饗之五不可也夫梱内之德有三不祥禱者

不馴忌者不廣汰者不共死之徒也孺人居常婉娩
出入未有違言遇諸媵人無所督過其服御務纖嗇
獨祭祀賔客周或不虔具是三者庶幾乎無死道矣
不可死而死可以不死而死其將謂司命者何哉昔
在大婚幸得謁孺人堂下退而就館心竊竊然憂之
孺人有丈夫子五人孺人戔戔者也福澤將至孺人
其殆不勝既而謂其三德足多形不勝德顧今以形
卜者驗矣然則生人之修短將受命於形邪抑亦受
命於德邪此其故未之或知也頃謁行而赴　闕下
孺人以息女屬焉垂涕泣命之其言在耳郎五年於

外於心終不能忘直將謂孺人富春秋不虞其遽至此也寧詎知疇昔之命遂成永訣乎哉丁巳外孫生孺人驩甚或有言修短者孺人謝之吾辜而有甥死即瞑耳既而疾革立諸子女牖下使之歌曰吾甚適獨而女兄在楚宜不可來吾快快耳於是偃卧起宿或誑之使者自楚來問安否乃張目問之狀偃卧如初有頃聞大呼息女名瞑矣吁嗟嗟乎哀哉孺人之快快也以女而其瞑也以甥此其愛丁於女者最深非直骨肉之間而已也即女明發有懷出於天性事生也慕事死也哀將以報罔極之萬一終無繇矣初

女爲孺子哭如不欲生旣而聞使者言孺人有治命
伯姬母慟願撫而手足一切善視之卽而弟大吾門
毋且不朽於是女又大哭以毋命告曰毋始羸弱女
以身食之其食諸子則否女之身卽毋身也毋且死
不難以身從之顧受父命事夫君受毋命撫諸弟吾
事未畢奈何倍父毋之言於是始納水漿以時哭嗟
乎女疾少間將不勝喪孺人以遺言存之則所謂口
澤也吁嗟嗟乎哀哉死者人之大歸其在大姒大姒
猶將不免古人之所謂不死者唯後人耳然則孺人
之所以無憾者其在斯乎使斯言得當孺人則不腆

之祭庶幾乎其或饗之也

祭封太孺人陳母文

昔在海隅芒芒戎莽伊余鰥生乃建旗鼓赫赫冢君繡衣持斧戮力同心外禦其侮歷二年所艱險備嘗京觀既樹海波不揚浴諏莫逆肝膽相照依依內顧將母不遑母也貞良維邦之媛左右夫君折節為儉避舍讓三卒鮮違怨有子韋相時維聖善夫君不憖中道云殂所不即死藐焉遺孤煢煢相吊攻苦茹荼願言燕翼以答黃壚之子登庸爰理三輔守國刑書釋民罪呂亦既三年書庸勳府　譽命自天延于壽

母　名爲直指桂後惠文遵彼閩海載歷劍門匡廬彭蠡規矩人倫借曰卓躒所志不存岐屺有懷皇皇靡及愛此桑榆有如頹日迺釋簡書迺辭几席人亦有言三公不易　帝曰能子遂爾孝思馬不及秣車不及脂　聖恩老母夙昔誦之歸休子舍愉色施施相彼樹蘐歲寒堅好疇茲淑人豈不壽考禕服斑衣宜爾長保云胡飾巾卒以終老嗚呼哀哉開先有考母氏代終九原回面罔怨罔恫鳫山吉土馬鬣同封束窆千里鑒此忡忡

祭封太孺人胡母文

女德之經乃在梱內近不踰閾遠不出疆比及有家務求敵體與其嬴而牖下無寧詘而糟糠此其大氏也太孺人待年中州去吾郡二千里既承父醮阜車而從良人析節房皇不憚自下此皆人情所難者而太孺人顧從須自如當此之時即幸有子男庶幾足以修有虞氏之祀善矣寧詎自必其能以子貴譽命逮其親地下而太孺人于其身親見之也即以子貴善矣寧詎自必其能從子以經故鄉聚諸骨肉而太孺人于其身親見之也無亦天作之合陰厚其終其合也不及豫謀其終也莫之逆睹乃今登大耋而考

終命太孺人其無憾矣乎伯子徒跣歸母喪面深墨不解亦且以親甫受　恩乃遽遑養身甫受職乃遽違　君本之以無所解之心申之以無所逃之義伯子於是乎皇皇矣由令以往親將不有其身直可以答　君于無窮而顯親者未艾也伯子其無憾矣乎道昆備在通家方越境會葬既述不佞之言以安伯子且藉是以安太孺人之靈尚饗

祭烈婦孫氏文

嘉靖八年吾宗烈婦孫氏死合葬汪塢東越三十八年　天子改元隆慶道昆方居田里率諸弟省烈婦

墓立石表之禮成道昆則又率諸弟某謹以牲醴昭
告于族大母孫氏孺人之墳嗟乎孺人不厭糟糠旣
而日事湯藥困且勞矣夫病垂死聞一言而自決以
身先之視古之烈丈夫孺人不啻也吾宗先世率務
孝弟力田未遑敦詩書說禮樂當孺人死竟不能上
其事有司湮没至今觀風者不聞過閭者不式孺人
非直其生阨也死亦阨矣道昆不敏入仕垂二十年
往往稱述孺人僅得其槪頃旣釋事乃咨遺老采故
實載孺人顛末將以聞之人人恨從事晚耳古之烈
丈夫偉矣然或不免于殉名孺人從一而終得死爲

幸當其死也身且不恤遑恤身後之名卽聞卽不聞
九原何加損也里俗日非第恐詩書禮樂之後或將
爲孺人厚刑牲墓下孺人泚之申儆方來毋或僣忒
其所否者有如此牲尚饗

祭方烈女文

緊淑女之嬋媛兮佩蕙纕之陸離定厥祥於景胄兮
閟公宮而待期指日月以矢心兮曰兩美其必齊夫
何濊然獨長往兮結言辭而交携服兩驂以發軔兮
寧一蹶而顚迷逝將携手同歸兮雖九死其猶不移
彼衆口之申申兮徒擿埴於多岐視禮義若丹髦兮

闚覬不越乎醯雞信余心無二三兮并荼毒其如飴

攜衾車以臨墓兮垂涕泣而交頤及黃泉始相見兮

託終身乎同棲吁嗟嗟乎哀哉觀萬始兮紛無垠奄

同盡兮無逡巡殉姱節兮捐骨肉郎長夜兮辭陽春

願相從兮永爲好胡阜壤兮胡山林靈翩翩兮羽駕

乗剛風兮上征邀二姚兮結袂賓王母兮爲隣偕靈

脩兮容與望舊鄉兮霑襟薦椒糈兮蘭芷庶來格兮

鄉人

祭温副使文

嗟乎鄖陽則江漢汝墳之間一都會也保界深阻人

文來章我　國家疆理而郡之政教大備及　先帝由郢中起乃在首善之區山川之所蟠委文治之所漸濡曠千世歷百年至于公始顯公起家直指使者衣繡衣冠惠文冠西按長安東按吳會尋以朱輪分部東海登蓬萊盖駸駸日進矣垂天之雲降爲時雨廣莫之野實産豫章其所積者厚其所發者奇公之謂也乃今膏澤不施而梁木壞矣惡用厚積爲哉往公居廬余守隣國公奉大事屬余爲堂斧之銘余故知公先世之義足多公無負丈夫子矣卽公面深墨不失君子之容余以私覘公其于三旌九等何有乃

今中道顛越公其如先世何余聞東海蓬萊多異人之跡公脫躧而去其亦厭世而往從之與不然則稽之地靈本之世德公可無死乃竟死也嚱昔公在行部余以布衣爲方外遊公稍稍聞季莫能跡余所在及余從簡書入公故國未嘗不想見公爲人乃今以廣柳車還公安在也顧公席千百世之積首舉郡中郎豪傑有與瞠乎從公之後公有弟待命公車今公有子能讀父書人貌榮名公之不朽者在余方有事境內柰何失此賢大夫郎問民疾苦盡諸便宜將安所決筴也楚有芳草竊比生芻公魂不忘故鄉庶幾

乎其或饗之矣

祭黃進士文

自我 太祖起南國都人士濟濟足多 今天子嗣興秩宗獻士三百諸由南國起者無慮五十餘家召對於廷率臚列高等郎褎然舉首參居二焉何斌斌也君以鴈行則稍長以彊學待問則優不亦巨擘乎哉其將兄南國之士而弟之矣 上方申勑始進之士務習吏事勵官常居不十旬士三百咸在胡天不憖君顧溘然爲後死者魁要以盈虛相乘君獨當阨鄉人殆不忍聞之也又安忍言之傷哉死矣君操

心長者類孟公綽之為大夫鄉人請以傳士易有司君不聽會有度支之役君當餉關中相去八千里而遙且沐暑雨以往鄉人為君作苦而君不辭諏日且行鄉人莫不壯之矣尋病溲血法有死徵鄉人弟以長者壯者卜之胡遽至此頃之醫氏之技單矣卽長者壯者奚賴邪天命有常何負於君而爽也此其故莫之或知傷哉死矣禮重首丘俗輕衣繡故生死富貴必於其鄉此恒情也惜君之終不于牖下而于都市比還故里不以駟馬而以輀車望望銘旌卽行路者皆為之太息無論鄉人矣顧鄉里之槁死者相屬

名汶汶無聞即據蓬戶而終亦將與客死同歸耳故
富貴貧賤一則君與牧代興修短齊則彭與殤並齒
知生知死豈必管晏乎哉君達此矣君當反葬招以
巫咸與其依帝鄉而翱翔孰如父母之國與其覽九
州横四海孰如三天子之都君如有知猶之乎飲餞
都門逝將稅駕故山而已

祭廸功郎汪公封安人汪母王氏文

當公之少也翩翩而席故饒公負不羈不自有其饒
也于斯時也母為少君比及中年公貳百里則以彊
項伉守失守驩公掉臂歸視去少府如唐肆耳不自

有其貴也于斯時也母為萊婦公雅奇令子日討經藝而訓之卽令子困諸生公不以其故充詘脫㦸先人之産由由然自如于斯時也母為陶母及令子對公車理名郡官比部隷陪京往年出入覲親者三依依請留膝下公奉不許柰何後公事而急私親歸不遑將人臣無所逃之義也于斯時也母為敬姜故在邑則都人士以公若母而多令子之承家在朝則公卿大夫以令子而多公若母令子行矣惟親命為競競曾不踰年而母倍公不踰月而公倍令子嗚呼哀哉令子幸得以　譽命而逮俱存不幸不得以鼎牲

而逮偕老乃今斬焉哀戚固無解于其心都人士則以孝子不死其親惟是令名以也于時介令子而旅奠亦將以結成言靈如有聞尚饗

祭黃母吳孺人文

婚姻猶肺腑也奚必有待而親里俗既有成言則愈踈必待禮成而始戚諄矣余兩家負俗以敦好不亦肺腑乎哉無論中書公汲汲親余即母亦汲汲親余內子往余入佐邦政內子以納婦留會余父母春秋高諸子婦嘻嘻耳內子遘疾幾殆四顧疇依母獨日遣母暨視湯藥護起居即醯醢瓜蔬錡釜蓁至卒之

內子無恙毋寔肉骨而生之及內子入京師母亦遘疾相去數千里曾未及聞既聞之疾旋已又安能百一報母也比余帥內子歸子舍歲時相問有常余方推轂郎君從中書公入太學行甫踰月母趣之歸余心竊以爲不然如之何其以姑息著愛歸僅越宿母以暴疾終焉豈母固前知知大期之將至也藉令無及于永訣其若終天何斯時也郎至近不及聞既聞之大事去矣又安能百一報母也余抗中書公命卒不遣息女視飯含顧息女方待年其何敢干吉凶以蔑禮厚施而卒不報余其罪人乎哉嗟乎母以富則

盖州以貴則禕翟所不足者年也余習知主器偉矣項得見介君帷下愈益岐嶷異日者余弱息幸得嗣母蘋蘩庶幾能婦凡茲後世之澤皆母之年之生而知死母旣彰彰之死而知生母其無遺憾矣四七維期從俗爲奠靈其不昧鑒茲衷言

奠封太孺人黃母吳氏文

維淛濫觴蒙出黟黃左紫豐樂右帶漸江亭亭金竺中峙吾鄉蟠茲鉅麗閥閱相望維吳若黃比隣接壤壇坫齊盟婚姻世講母出延陵公宮式奬爰及結縭宜家競爽夫君倜儻傾郡素封臣猗僕僕折節延容

組紃織絍豈惟婦功拮据梱内槩毋之庸旣閲我躬
伯仲離立益昌爾後叔季迭出相彼鳲鳩其儀則一
食之敎之毋也無斁伯需執秩擯詔明堂仲都近侍
載筆尚方煌煌　譽命貴及都房僉云聖善宜服
王章踰艾隮耆偕老中倍白首未亡諸孤咸在若鳳
將雛若蔭樹背誦法敬姜勞思無痗豈無象服褘翟
具陳豈無巳婦經始懷淸寧苴縞素亦示儀刑借曰
蚤矣振此孤惸介福爾嘗天申難老多富多男亦多
壽考大耋之嗟云胡不保上下神祇逝將焉禱里閭
掩袂婦子拊心百身可贖靡愛斯人栝棬遺澤珩珮

徂音哀纏近屬戚擘周親歲事幾終祖行在即若堂若坊相違咫尺藝蕭可秉醴盞可斟靈之聽之居然來格

祭方太夫人文

嗟乎後母之能母者鮮矣其不母者居多均之母也其不母也者以其後也能母者以其後而賢也母後而賢宜有聞矣藉其子猶夫人之子也賢無聞也故伯奇子騫之聞以不母也夫母不母則子聞子不子則母無聞與其不幸而子聞無寧毋無聞耳乃若美爲之後而母子具聞者其惟太夫人乎當太夫人之

母也得二三子而子之梱以内無間言迄于承今無
詐語及傅士中丞逝顯太夫人皆于其身親見之比
居庭善養祿養交至太夫人躬拊諸婦子盖嘻嘻終
其天年人知二三子之母太夫人而後知太夫人之
能母也往年太夫人既登大耋終不忍倍先通奉而
稱觴聞者謂其不以其身挾賢不以其子挾貴此之
爲母猶之乎公父文伯之母也踰年而太夫人逝矣
嗟乎傷哉都人士于太夫人爲子行視太夫人有母
道往年受戒且不及觴太夫人乃今郎祖有期謹以
戔戔爲太夫人奠靈其不昧庶或饗之

太函集卷之八十一

太函集卷之八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十五首

祭江漸江先生文

嗟乎夫人可以死者三可以無死者二功成而名遂死可也老而傳死可也生有益而死有聞死可也此直爲身謀者也國有老成坐而鎭俗無亦可也鄉有耆舊矜式在焉無死可也此爲鄉國謀者也乃公之生自丱角以至斑白及其從仕自列邑以至屏藩砥礪廉隅觧不爲則秉考其質行豈不善始善終哉則

其功名則成且遂矣則其年所則天佚之人安之矣則其存亡則益無方而聞不朽矣故公六十而稅駕七十而飾巾方且視當世爲蘧廬視大歸爲南面公自爲計得矣顧國人視公之居鄉也猶周鼎之在清廟也即不陳不失爲宗器鄉人視公之居里也猶玄珠之在赤水也即不出不失爲夜光今則已矣故國人喪之若喪所仰鄉人喪之若喪所依其在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公其人乎吾黨三十餘曹幸與公相出入其半與國人俱亦既與聞國論定矣其半與鄉人處而鄉評不僉同於是聚族而謀私謚之曰

簡堉旅擧一奠就几筵告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程母凌太夫人文

人之有子樂莫樂於成名子之事親憂莫憂於不逮此夫人之恒情也乃若拊子之孤奉母之寡即有憂樂視夫人滋甚焉情之必至者也太夫人之拊令子藐焉而孤恤緯而授之經則固以儻然者蘄之矣吾鄉佔畢之士白首紛如令子之揚首善擢公車曾未及壯太夫人且于吾身親見之也豈不洩洩乎樂哉令子幸以蚤貴而安太夫人亦將以難老蘄之矣凡諸生人之樂豈不足太夫人所乎顧不待須臾溘焉

即世要以生不及養歿不及含爵不及副禪祿不及牲鼎固宜今子斬焉哀戚舉無足以解憂憂之如何即終其身懼無以報寡母耳都人士未盡獲交今子亦未獲拜太夫人顧仕則同朝居則同邑義同休戚無繇匍匐救之重以封樹告成無繇執紼旅舉戔戔爲冀敬告九原嗟乎顯親揚名孝之終也今子顯揚方自今始要其終爲太夫人報者何可勝原下矣如存尚饗

祭程太母文

太岳之胤玄丘之孫發祥聖善肇自姜嫄嗣徽繇許

奕世滋蕃歙西水滸厥有芳蓀伯休景胄相望高門
處勤絺綌出力蘋蘩公宮始雝婦順彌敦太公初載
玉質温温行不由徑學不窺園儒林高跱矯首臨軒
六翮終戢未究鵬鶚篤生令子圭器斯存口授慈訓
日誦千言遭家不夷舅氏云殁辟倪神姦突起如猾
賴母劬勷彌縫其闕卒之用寧母心矻矻公既脫屣
賁于丘廬天奪仲氏驟失璠璵傷心則痗幾隕其軀
實與伯子旋對公車慈顏乃豫宿疾亦紓伯能效績
夙夜在公　帝咨庶士來汝臣東浲水方割尓隸司
空勿辭胼胝成始成終伯拜受命遑恤我躬蹈河犯

難操畚鳩工平成奏績左右禹功　帝心簡在爵爾
媼翁龍章象服延世以肅玄圭告成貝錦持議出牧
恒山鹽車服驥既貳齊東旋亦留滯子民若母居然
豈弟　穆考明明誰爲箕斗左無不宜右無不有一
命爲郎再命爲守騰茂蜚英籍甚人口中者兟兟猶
議其後稅冕而行臣有父母母喜而語朱紱全歸何
如巖穴卒老逢衣樹萱未艾叢桂相係豈無美蔭亦
伏危機何如子舍善養無違歲在龍蛇高明闕室疇
昔之秋亦聞寢疾伯受遺言令聲爲律難老如祈終
焉迪吉朞月猶康祿和長畢子姓家號行人路恤誰

謂春暉奄如隙日余姻令子奕世爲朞余先失恃令子繼㩦撫今懐昔涕下交頤豈惟私戚世喪母儀阨余負疾出戸濡遲束芻爲俎登麥爲糜敬託周親長跽陳辭尚饗

祭李令君母夏太夫人文

嗟乎尹伯奇不以其賢而遁履霜閔子騫不以其孝而舒易䅋則其母後也即令君賢矣孝矣寧于二子有加顧令君之母太夫人不啻所生寧詎自知其爲後也令君幸哉太夫人始歸太公而季子生行年四十八矣盖絶乳也夫夫三子具在季視三子孰親顧

太夫人之字諸子若鳲鳩而令君之急太夫人若烏烏諸子於是乎有母令君於是乎有成矣太公幸哉頃之使至邑中聞太夫人疾令君色憂既而以寢疾聞憂之甚既聞疾幾殆無所解于其心邑人謂太夫人年數非高即血敗非不治何憂之深也令君則曰琯始鷇母字之始啄母乳之毛羽未成母傅之翼凡茲咫尺皆母劬勞琯越在官不遑一日之養即有不逮如罔極何于是神日坐馳形日坐敝庶幾哉太夫人無恙而後懸解耳凶聞甫至令君籲天而號擗地而踊一哭而絕百呼而甦皇皇然噭噭然不恤百身

以存毋氏夫何故失恃故也令君之子吾民也境內

恃焉而其得有令君惟是太夫人在天以良令賫境

內宜必以壽毋安令君邑有田野令君治之邑有倉

廪令君儲之則太夫人能食之遺也邑有子弟令君

訓之邑有幽側令君彰之則太夫人能教之遺也邑

有蝥賊令君翦之邑有淵藪令君夷之則太夫人義

方之遺也比令君之政成矣太夫人之澤深且濊矣

惟是相度經始版籍踐更方將介福于太夫人幸借

令君遺境內數百年之利顧太夫人已矣邑人即不

有令君倀倀何依此其失恃尤甚令君旣成服匍匐

而趣居廬苴屨及於門桐杖及於巷垂橐而任并及於西郭之郊卽萬衆遮留不能終日淹矣是令君之失太夫人恃也日近所奔邑人之失令君恃也日遠所慕抑亦天降罰于吾邑延令君而及太夫人與某等德令君尤深繫令君尤切豫章伊邇莫與生芻近卽几筵旅陳樽簋不假尸祝庶其饗之

祭方初庵先生文

公勞王事奄忽云亡上則公卿大夫下則厮豎遠則寓內近則鄉黨丘閭聞者莫不怛然驚閔然悼恍然自失戚戚然不啻降割于其躬望望然殆將詰司命

而亡從陶陶然遂遂然不難百其身而冀其可贖也
而況婚姻乎又況不肖昆弟若而人乎以此思哀哀
可知矣顧鄉人知其爲良士矣未也國人知其爲國
士矣猶未也天下之人知其爲天下士矣是足以盡
公乎其未邪當世所謂天下士者或以廉或以節或
以惠或以才廉不必夷節不必曾史惠不必子產才
不必周公有一于斯輒挾咫尺之長以短天下甚者
小廉皎皎小節硜硜小惠沾沾小才栩栩杓之人以
侘其特若揭白日而行此其器易盈去斗筲不能以
龠如其廉若節惠若才公兼之矣其自視猶土苴耳

皇皇夙夜務求吾道之眞絜廣狹以爲言猶海若之
于河伯也吾道沿洙泗而下孰能不波浮則汗漫鑿
則支離世喪道矣東越崛起天門始開剗刻弁行猶
多失步後之人聚徒竊號羣喙伺其創而啄之劇秦
蔑新湯武自廢又其甚也公稟躬行務心得臣口耳
輔精神思玄而無所思見獨而無所見藉令窮其力
之所至殆將爲冥視爲默成其始也爲直爲方其卒
也鉤可以爲繩規可以爲萬其斯爲東魯之正室東
越之中原也夫非千古之士乎哉千古之士旦暮失
之當世所爲大哀也以此粤自王者不作王佐不興

歷千古而稱兩人則顔氏前孝而孔明殿矣顔氏以潛心而殀孔明以盡瘁而歿惡在乎有天世無龍虎無用風雲天時則然也乃今則易時矣公得其時不得其壽豈其千古一覯卒與兩人同歸邪天有所不周地有所不滿雖聖人不能易矣要以顔氏孔明不以無年而隕不朽桓康吳魏不以得志而享令名小年不及大年政謂此耳公往矣鄉國則有瞽宗故部則有尸祝聞遺言者則有誦法聞遺風者則有儀刑此之謂大年人人知矣然非其至者也乃若在天爲天載在地爲地文在神爲昭明在帝爲左右此王倪

所不知者蒲衣子或得而與知焉斯其至矣知其至
則可以哀可以無哀古人以善喪聞率用此也猥自
託于肺腑可謂曰知冥冥有知則孺子之生芻在尚
饗

祭吴氏嫂文

嗟乎婦道實難處困尤難緊惟吴嫂攻苦百端勞不
遑息居不遑安比德萊孟齊軌姜桓昔在公宫笄年
待吉邑有望族閥閱相匹舅歿謂何家徒壁立藜藿
不充牛衣對泣脫簪傾槖以佐饔飱辛勞矻矻從旦
及昏旣勤絺綌亦懋蘋蘩相厥夫子矯矯當門維伯

授醫誦而達曙嫂遑自偷晨鐘爲度維伯覘疾歸而
洎暮嫂遑自食兼韝治具有姑同閈嫂焉是憂微伺
其意無改優游綺縞紛集荆布靡差美者自美翻以
取尤婦人從人縭也巳結云胡相女終始渝節既安
呂貧何趯陶穴片言悟優大義巳決舅氏未葬伊誰
舉之叔氏未偶伊誰婦之曰孝曰順内則閨闈豈惟
内則抑人是師十年而康廿年而益昔無衛茅今餘
廣室毋以既豐而忘往日守茲共儉庶其無失過齒
則陋過沓則腴未若我嫂時易時于一七一箸悉辦
中厨各望其腹客是用愉伯躑而張姑者羣起何以

御之讓或可已卒奉其言式成君子所以惡聲不入于耳先教後食先嚴後慈既兼父道毋替母儀翩翩逢掖二仲肩隨微嫂之力斯焉取斯鳳有四雛其鳴噰噰中道一毛飜然遠逝豈不痛心羣生有制飲泣離羣含哀委世我閭和扁視見一方亦有弗治病在膏肓豈伊人疾二豎為殃抑由天道或俾之傷悳問方流家聲貽穀有子詩書有子童服人誰不死嫂死無憾敬潔尊罍神其來宿尚饗

祭婚氏吳母汪孺人文

聞諸古禮梱以外無內言余故以禮起家無寧倍古

顧吳母吾宗之自出是爲余也姑余季女嬪于吳是
爲母也婦以宗黨則在公宮屬以婚黨則在肺腑親
嗟乎母之云亡余於是乎可以言矣都人士之治男
事具在四方拮据而家則内爲政始母之歸太學跬
步不越房皇太學浙生什九居外莫爲處守其瓶罌
内顧憂有母尸饔是爲内主舅没姑老當室爲難諸
孤喁喁間言易入母以身下諸姒是爲共和太學出
見芬華習于弟靡入聞法言而改慮母爲法家諸吳
率以鉅萬蓋州齊用無藝從衆則巳易違衆則巳于
劑豐儉而用其中蓋多財而母爲之宰太學之有嘉

耦也猶飛者之有比翼行者之有輔車維此良人何可一日無毋坤承乾道三索皆男長者有孫次者有婦次者有諸毋毋之矣顧長者毛羽雖具猶在榆枋次者翼而未蜚次者鷇而未巽夫是三子者若待哺而傅之沫若待鶵而寘之氷恩斯勤斯何可一日無母余五舉女其三皆及期而後行季女待年未遑四教媒氏以母病告急余熟慮而從之女由阼階拜母牀下毋欣欣有起色比日逝差人言毋及彌留賴新婦而生者六挾日矣屬遇災中恒彊浴中寒雖百其身贖無及也季從冢婦之後痛哭如將不勝夫何患

乎無姑獨不可一日無母耳母今已矣余始以縞素升堂夫君嗷嗷然而哀諸子諸婦皇皇然而慟何以故失助故也失恃故也斯時也喪之始也猶可能也時而月化時而歲遷哀者無將日以忘慟者無將日以殺有如忘者若而人久之則二三其德殺者若而人久之則二三其心藉令肉骨而母更生不若速朽之爲愈也有如哀者毋忘母之績而秉其成毋忘母之劬而撫其息慟者毋忘母所生而以孝爲友毋忘母所命而以和致祥即母死賢於生視令妻壽毋無忝矣夫祭必有誓既誓而後交於神明乃今母之殯

在堂夫君子婦在次維是不腆之奠請揚卒爵而陳裹言維毋歆哉夫子徵哉有吳其典哉

祭胡冏卿文

人亦有言大材晚成中年通籍卿也足徵具曰仁人必得其壽胡言不讐孰任其咎亭亭白岳東漸海陽降生申甫此邦之良參辰代起長濬其祥覯茲昌運蓄極而彰其虞玄裔奄宅鷄鄉魁然七尺玉立昂昂庖犧心畫姜里天章擅場逢掖高蹈宮墻河汾聚徒博士避席操槧引斤工倕匠石卿也數奇省括不懌于以反躬勿渝正直迄于　穆考啓泰方亨拔茅連

茲十哲彙征爰及辛未南宮告成將從民社用答昇平出而治蒲賈由餘勇匪茲兼人不震不竦文秩其脩威弛其董乃下徵車　天子之寵承茲天寵柱後惠文動則摧岳言則干雲邦之骨鯁卓爾不羣舊京九鼎黃耳攸分始奉簡書遽奔苫塊澤在栝棬養胡不逮躬卜首丘測圭有待亦越三年柴中稿外祥而操縵乃始成音太微重暉列栢如林蒼梧萬里繡斧式臨雕題回面炎徼搏心三尺獨持九關莫叩何物硜硜疏之墨綬遷彼鬼方陰左陽右吏計維期朝車斯就　帝眺京邑枚卜園陵九卿三事侍中貴人倚

與參乘厥有臬臣既協其吉大賚相仍内帑南金言歸舊服夙夜孳孳脩和殊俗亦既夫家亦既臣僕亦既絃歌亦既簡牘介卿再命秩礅功浮聞諸輿誦胡不黔畱勞深積疢力竭遐陬誰聞顧命二豎蒼頭二豎伊何相從攻苦其一殺身其一刲股義溥三良聲蜚千古恩斯勤斯狥主得所彼都人士望望皇皇耄倪匍匐丁壯踉蹌厥司歸賻所部臨喪人如可贖累百斯償廣柳言旋扶桑既届風雨凄其枌榆彫瘵父老霑襟喪此耆蔡愴矣門徒山崩梁壞期功殭近給靡不周戚踈遐邇義聞旁流居間畫諾或傳或咏振

人之急中則無光豈無素封豈無朱轂豈無賢豪墐川爲谷豈無月旦瀰淄硌碌宜莫如鄉義聲比屋惜但由衷居然具足莊生通物天莫如彭彊云黃髮寧詎不崩不伎兄弟夙托友朋生芻一束勞心慱慱尚饗

祭封大夫程太公文

先公長太公者一年其生則甲乙也先公服賈太公服儒顧太公數奇乃命太守世太公之業而先公亦以賈絀余受命爲儒太守長余者一年其生亦甲乙也兩人者同補博士弟子同試內史部中余冐然先

嗚一麾出守太守始起家水部使楚分封兩人者同事于鄖相與莫逆自是浮沉出入十有五年余既得請寧親太守亦罷雲南歸養二姓皆具父母而父母皆康彊太守家家君故從先忠愍受室家君循循雅飭克世其家及太守介子生而余五舉女矣各以婚姻得命父母得兆蓍龜概余疇昔之心居然敬諸太公畢治庭內膝幼孫而呼詔之課之經課之史課之諸子課之博士家言而幸中太公宜非外傳所及太公或疑其勦也將窮詰其不然顧迺試迺奇而太公私喜過望人言太公躬行長者不于其身于其子孫

余季女始鞶縩倍大父母即端敏而安姆教惡能佐
丞昇懽竊謂太公履阜昌堅嬰鑠即上壽不啻也頃
余出次太守送之郊具言太公强飯善飲倍常喜不
勝懼余語太守余迄今遺憾未忘先公季年乃嬰末
疾日飲斗酒之半以爲常二子毋侍夕飧必增酒數
三之一脫二子而醻其喜可知竊慮先公春秋高或
有酒禍當侍食率有託而爲之辭李使先公不盡其
懽曾無能加一日之養終天之悔其何及于黄泉太
守以能子聞善養口體即養志也無何而損五鼎無
幾其無遺憾乎夫敬老爲其近于親禮也先公不及

見矣幸然得見太公天不慭遺太公巳矣余將安仰乎哉即余越在江關儼然與太守同戚太守耆而孺慕直將無所解于其心胡然而同子舍同也要以太公踰耋二年先公僅將及耋太公子姓競爽而余息子三舉無艮鈞之壽考嘉祥太公且加先公一等矣彼其杖屨章服庋閣烝嘗寢畨有衆何可同日語哉然則太公之在九原也時而陶陶時而衎衎庶無戚戚雖死猶生耳陳辭悉出肺腑公其欣欣然聽之

祭封太夫方太公文

伊昔受成命於太公既受成言於今子以婚姻則繄

于肺腑以道義則賢于婚姻竊惟文獻舊邦寥寥絶
世令子以身任道庶其在兹天不慭遺令子即世顧
無繇釋憾于司命太公殆將不堪幸天未喪斯文冢
孫當戸喪回得僾奕世代興非此其身則其子孫居
然未艾伊余閔閔然爲太公戚亦且由由然爲太公
休比年以來親冢孫如親令子多其象賢見太公如
見令子幸其難老胡天不吊既不食報於其子又將
不責報于其孫邪嗟乎生人之年老則希有太公踰
老七年矣噂謂無年顧太公得自壽者二得天壽者
五煦沫故周齋用故轂居常退讓故逡逡爲慈爲儉

不為先是三寶也老氏之所以修道而養壽者也生故直旅力故剛神故王其天性故長者其質行故通神明五者殆天授之皆壽類也第封不及五等養不及常珍産不及中人居不及旋馬彼其蚩蚩者逐逐者瑣瑣者冥冥者甚則鴟而張者鷙而攫者蠭而食者高距者雄飛者昌被者攸儇者福澤盈眺何可勝原乃若壽考康寧直掇其緒餘耳彼遵何德哉要之亢顏氏者以回亢孔氏者以伋具曰不朽惡論其年即令子不必賢於回而子姓之為伋未可量也樽簋具在太公其將與令子俱先司馬越在九原請為嘗

食死生契闊婚姻孔云庶幾乎其同饗之也

祭大理寺寺丞黃公文

古人有言百里而得一士猶比屋也千里而得一士猶比隣也夫區宇廣矣才難則然其在鄉黨州閭則得一爲堇堇乃若作述備於一堂燕詒垂于奕世不亦希覯乎哉新都文獻舊邦歙爲上邑家詩書里冠蓋豈不烝烝求之作述燕詒世濟其美庶幾乎希世一遇蓋自昔爲尤難公之先公以最邑爲名御史及公接跡而起兼二邑之最亦以名御史居臺中出而按部者三遁上封事皆鯁言石畫歷天衢而工國步

其斯爲鮑氏騶邪三子皆神駒居然龍種此千百里之不可必致者公獨當戶爲之後先槪諸世家于斯盛矣顧而先公更歷尚書郎位不過五品公以右丞丞大理秩不過下大夫以齒則而先公差尊以爵則公差貴要以握齱而享詘則吾黨不敢知嗟乎而先公之日暮矣固柅于前塗公鄉用駸駸九等可拾級而上殆將謂僭爵而並之齒寧詎靳齒而溢之爵乎與其齒不足而爵有餘無寧爵不足而齒有餘也要以彼長而此短則吾黨不敢知縣簿高門三世具在若吳與若閩海此遴何德哉由前則公並仕而先公

不居由後則諸子方來而公不逮即軒冕相禪不必
於其身親見之胡爲乎天與其代與而不與其聚順
要以成虧蹶數則吾黨不敢知竊惟公之孝友在居
庭躬行在月旦經術在鄉校賢良方正在公車政在
程書遺愛在編戶風裁在朝著忠讜在論邊事書憲
令在省方暨命在宗祏有一如此足以存亡公備其
全于是乎長存矣彼朝菌之晦朔無以異于大椿之
春秋蟪蛄之春秋無以異于靈龜之千億何以故同
盡故也藉令同歸于盡而猶有不盡者存此則吾黨
可以與知蓋不朽之云非年數以也心齋則壽肝鋪

則殀惡論其年以此思哀哀可紓矣嗟乎公以東巡而入朝吾黨聚族而祖之東郭之舍曾不期月吾黨白衣冠而逆之南郊之祠乃令遺像之在帷堂儼然其未艾墓志若銘之出政府儼然殆盡其平生第實而往虗而歸歸則歸亡何有之鄉吾黨又安知其稅駕所也公故善飲無算不足以盡公驩吾黨相帥而舉爵者三相與一哭以待醊公其衎衎乎而邑邑乎而抑亦冥冥乎而尚饗

奠黃秘書文

上四年黃公出閱會計越十年而稽故實胥命廣陵

諸掌計謝未遑踰年不至會姻氏汪道昆吳希召自
新都出乃復徵會焦山時公憤惋日深病在中扃獨
其宅相首應其余蠕望如初公當彌留强起攝衣冠
就枕而四稽首則以後事屬二姻氏既殮而諸君子
始集二姻氏一握筭一提衡覶故籍所遺什七八九
踰月而論始定僅得其仂以遺子孫二姻氏居常嗛
嗛懼付託不效顧時事難矣心力竭矣期當報命則
以束帛加爵帥諸姻汪道貫汪道會汪無擇昭告于
直武英殿中書舍人黃公之靈吁嗟乎哀哉公三世
蓋郡再世傾郡而公簪筆近侍蔚為國華凡諸福澤

吉祥烝烝乎单厚矣自公奉使而歸綜核舊物簿在司會無慮二十萬緡于是治宮室備游觀置田廬以贍諸宗闢塋域以待藁裡除道以通行旅儲廪以儆常平中外誦義無窮事事畢舉越四年而按司會不啻十二萬緡屬公居期衰既又居三年衰畢主計勿問太阿之柄久假不歸比及十年大事去矣夫是十年之内非有霜露之疾風波之虞祝融之災鷸冠之警火馳灰燼一旦而歸之亾何有之鄉即亢坐窮年終不得名一錢操一算所不齎憤而死謂觖觖何且公席故資躡廣内浸假家食不失素封義臺路寢足

居姬姜足侍故鄉醫藥足賴宗祏足依窀詎旅死江之中流抑何幸而及此也惟是藐諸孤弱者未立髫者齓者未成人吾儕弟解紛息爭相安無事焉爾使諸君子而長者也異日者毋忘舊義庶幾其猶然能報公之子若孫不幸而不能報公之子若孫則天道好還庶幾猶能爲君諸子地報公之子若孫要之勝算在公猶將旦暮遇之矣吾儕即無所效力彼蒼蒼者尚亦有餘力乎哉嗟乎生死猶晝夜也天地猶逆旅也莊生通物直以彭殤同壽烏鳶螘螻同歸廣柳車行蒐氣無不之矣願反初服以享烝嘗吾儕逝將

執紼以行入里門而再奠也今茲初筮靈其醫之

祭羅封君文

嗟乎夫人之有身也父生之及其仕也父教之自有生民以來無淹速崇卑一也顧仕者不必養養者不必逮逮者不必長年故愛日以養生竊天以送死本之乎天性無所解于其心幸而養生則喜不勝懼不幸而送死則榮不勝哀此皆受命于天人力無所與矣羅於豫章爲善族於新都爲高門有宋迄今奕世通顯不者素封相望愈于許史金張公廣故貧以鹽筴起富既多男子人授之經中丞先鳴孝廉代起

庭之訓莫非義方邑人咸謂羅之中興則公之再造也中丞筮仕治雲土治臨皋公命之爲清白吏既而拜直指使按關西按東粤人持功令程國士公命之爲骨鯁之臣及貳廷尉歷冏卿開府邦畿公命之爲紀綱之役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公之謂也顧春秋幾及大耋矍鑠如丁年屏騶馬弗乘卻繡衣弗御躬親力作頷頷不少休卽天以難老錫公而公之自負者厚矣邑人謂中丞能子蓋什百千萬一人公以黄髮爲萬石君直千百億一人耳吾黨倍親者無慮什七逮親者曾不能什二三何可同日語也嗟乎天瑞非

人不因人瑞非天不保藉令天縱乎格不有耄耋期頤乎哉佹子之佹奪之豈天難諶司命者于是乎有爽德矣古人有言河清可待人壽幾何哲人云亡其後愈益昌阜異日中丞在事移孝爲忠孝廉選羽扶摇一舉萬里纍纍接跡傾州里而拓宗祊凡茲不朽之聞皆公未發之菑也吾黨陳翁筵几既自戚而復自寛庶幾躋地罔恫倚廬釋憾九原來格勿勿乎其鑒之

祭吳太公文

貞素處士吳太公之喪姻氏汪道昆襲大功而吊伯

子考居室夢司馬素衣冠入于庭踊而呼天先三歲死矣比居次聚仲季若諸子姓而謀之乃今葬與里俗同必預勒墓門之石以終大事于是持江司直狀二自爲䟽一几筵之奠凡九章屬余爲志爲銘司直故多直言自䟽則實錄也不孝受而卒業業已摹古貌挑古心即不工什一近似草既具覆誦九章凄然如閶闔風颯然如木盡下噭噭然如孺子泣瀏瀏然戞戞然如孤鶴颺去羣子在陰而哀鳴不孝滛滛然泣下霑衣手而不廢七日之奠與伯子矢死相從充充有求奄忽不得親在與在親亡與亡當室身之哀

之至也又七日而仲子奭矢死相從則以考妣之喪越在羈旅病不及湯藥歛不及飯含終天之憾也又七日而季子奭矢死相從伯仲寛之若子呱呱疇可以死則以榮故多病爲父母憂憂乃今復以是呱呱者爲二昆憂榮無死所矣又七日而孤孫奭哀哀與諸父同二孤不天惟王父母在始丁勺象既不能代孤父母以養生比從諸父命畱滯豫章又不能代孤父母以送死有孫如此緊不如無二孤無死所矣既而七七之期至伯帥仲季若諸子姓有奭有言慟矣既而三月之期至有奭有言益慟矣不忍聞矣既而祖

也有莫有言蓋不自知其慟也在禮新喪有莫無祭故無言有言則相者事也夫人窮反本則必呼天窮無所歸則必呼父母父死則天亡矣五內裂矣惡得無聲其言也情也非文也斯其不蘄言而言亡於禮而禮也往余得請歸養二親偕老高堂先司馬不喜奕不喜游顧獨喜飲比夕獨酌必盡四升二子在焉有加者半不孝私憂其增末疾願陰減之日下春輒云父黨有客先司馬不應酌者減如常抑或二子居于舍中當入侍色呫呫喜先命酌者六之先淑人既弃栝棬先司馬頹然鰥矣不孝仍故智願以此願其

天年比天年終求一夕之侍不可復得不孝亦人子也卽口體且不共伯不其然蓋無所不用其養乃若奕游飲啜語在志中伯嘗欲結昆弟子姓二十有七人比月各具日羞以修一日之養以月計則餘三日旅舉而集賓客陳歌舞以盡驩伯有成言迄今以不遑爲遺憾是舉也先達嘗一行之而不終非其人則難其家則難也三月之莫伯乃自陳不孝若剚刃于吾心泣再爲下茲固甚懟于伯如後悔何嗟乎五世一庭于時希有雖有顯者不無閒言五鼎八珍承以德色廣庭宴嬛或相勃磎無論躬行求一言之近于

人倫者蔑如也太公質行若此福澤若此諸子姓若
此生順而死哀若此躬行若言若此夫何閒然發引
有期不孝病肺不能從執紼于是束帛加爵述不佞
之言以慰太公

祭程景陵文

昔云千里一士猶之比肩程氏特著槐塘盖神明之
胄也迄于有宋寔維相門頊則司徒先登監司代起
諸子行賓興者六七作不亦韡韡乎哉即躋三事九
五宗可接祉起矣慨自監司無禄其子從之兄子二
人猶然競爽仲君旨而復視客死武林以彼其材齋

志以殺惜也長君不利于筮仕則自松陽而徙景陵亦越三年乃復殿計量移浸左其名浸高要之重厚沙文不諧于俗由茲而反初服老菟裘視彼儻然而來儻然而去耳胡爲乎奪監司奪二仲之不足長君又從而溘死邪夫以都市飾巾呂梁失楫天人交阨卒之不失首丘之人也其殆人之君子抑非天之君子也與哉阨以非常天胡不吊善者懼矣竊惟人事有代謝天道有乘除成功不居將來不禦昔之韡韡今或寥寥天人之際則然耳長君已矣無寧自有其成顧其子若孫章相具在趨庭而受世業于中采齊

異日者蹟三事而亢五宗不啻肩之隨祉之接也此此
之爲韡韡何可勝原源源而來可旦暮遇之矣嗟乎
司徒瘨以待 命監司葬未及泉兩君子在天之靈
聞吾黨之爲此言也必有當也如其言而有當則長
君臨吾黨之爲此真也庶幾乎饗之吾黨可無言矣

太函集卷之八十二

太函集卷之八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十二首

祭王長公文

歲庚寅王長公致上卿歸吳會祗承邮命奉先公大司馬于九原禮成長公病不佞發使再往歲杪得凶問歸吁嗟天乎斯文喪矣即百不佞其何以贖長公逝將匍匐弇州臨喪一慟屬弱弟幾殆逗遛未遑獻歲閏月上旬始決策東逝于時不佞道昆東帛加爵致祭于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弇山先生王長公

之靈其言曰先民所謂立者三德一功一言一德成而上次者功次者言堯舜文王皆至德也堯之峻舜之玄文王之純或曰無名或曰不顯雖甚盛德具在亾何有之鄉三五迭興開物成務乃若書契耒耜宫室衣裳弧矢舟車禮樂刑政不可與民變革者則皆不朽之功其餘卽爛若卿雲曾不能以一瞬抑末也言而世為天下法聖明之作述在焉仲尼揭白日而行中天六籍是已他如老氏莊生左丘明屈原孫武屬國都尉太史文園枚乘張衡揚雄曹植李白杜甫之屬森森乎作者之林骨朽而言存何負功德故語

非常則魁杓孰如合璧語持久則合璧孰如魁杓浸假以言爲緒餘其曰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固非虛語蓋原其始則本河洛出典墳逢涌于周沿于秦漢波于六代浸淫于三唐宋儒主經術而淡支離斯不若速朽之爲愈也　國初率緣舊習北地振古先鳴迄于濟南大雅更作元封開元之盛其殆庶幾或謂其一朗而未融其一闊而未廓藉令不遺餘力厥有前塗長公堀起東南旦暮千古其志超忽其氣汪洋其學無所不闚其才無所不達其體無所不備其用無所不周儀則九成翔則千仞百鷙不如一鶚况希有

乎曠百世而生同時吾黨幸矣疇昔濟南爲政長公辟左而右之有衆喁喁雷同相應不佞竊以齊晉更覇覇者桓文南面稱孤覇者西楚北地濟南覇矣不失爲諸侯師要以拔山蓋世唯長公能帝之覇者也長公雅謂不佞平生知我者三始則于鱗終則伯玉方外則先師相知貴相知心故知巳視感恩賢矣余何能修古夫夫檳之相之趨則讓趨步則讓步左提右挈相與狎主齊盟則于鱗之爲也余何能當作者或任耳而曹視之夫夫爲我張皇推轂無兩遂令韃棄之士左次而避中原則伯玉之爲也余故任放何

能學僊吾師被以溫直之名授之恬澹之敎直將究我于形骸之外貺我于污瀆之中則先師之爲也昔在丙戌長公祖不佞于崑山申以前言痛哭流涕且曰吾居有道之世猶然務言遜以全交律以至言則上下千年縱横萬里唯二三子于鱗已矣藉第令未交如兩犬何乃令劃寓內中分之牛斗當析津矣由前則鼎足由後則鴻溝寥寥于喁幸哉吾兩人在伏雌而當鷇卵越雞安望魯雞長公內我季孟之閒登我壇坫之上平生知我者唯長公一人人之云亾不吾知其亦已矣第泰山梁木如之何當我世而失長

公粤自嘉隆以迄于今在宥而理上下和寧久矣雖聖哲無所立功賢者不爲直言則爲眇論時而譊譊時而申申人骨鯁而戶心齋狠自託于不朽概以誠心直道大有徑庭猶日月而蔑衆星長公之謂也其遺書三百卷無慮百千萬言周視大方之家富矣美矣廣矣大矣往不佞論當世士首舉括越二文成伯安儒宗伯溫王佐偉哉二伯是足以應戴臣六星長公風其不然各有所當誠意開國終遜留侯衞公新建多見道之言躬行不逮長公逝矣天慭遺者未嘗亾即百不佞不足以贖長公長公方乘箕眇之烏僊

僊乎天游北面曇陽左揖海右弃交親猶脫躧耳于不佞何有哉顧不佞猶負血氣心知藐焉寄人間世死生葬閟吾將疇依吾其求之四部求之三弇求之九天之上知希則貴長公寧忘故吾幸而勿忘庶或饗之矣

同籍祭程司徒公文

嗟乎昔在嘉靖吾三人同對公車既而同事　三朝同升九列亦越三十年所先後相與去國同家食者十年憲於郡邑則三賓杖於鄉黨則三老卽故同籍之士無慮三百餘曹三壽作朋吾邑專之矣一二兄

弟並衰白獨公未見一二毛吾儕諸子未能讀父書獨
公有子七人籍舉子三籍胄子一任子一博士弟子
一其一待籍諸孫且林林即三人者皆得天公其單
厚者也宜爾壽考宜爾阜昌非一二兄弟所敢望也
往年未疾見有頃而平是夏病脾踰月瘳矣公子若
公弟之子並起澤宫公率諸弟奉先通議先淑人喪
始就封樹世所稱嘉祥善事庶幾得全全昌一旦二
豎爲殃溘然卽世去我邑里捐我友朋將安之乎司
命者於是乎有爽德矣始殯一二兄弟匍匐赴之帷
以内擧室噭噭閧哭聲帷以外擧宗皇皇有墨色比

聞之哭如庭下行路之泣如里中異日者聞之　上

上爲徹朝聞之京師諸公卿爲之飲泣聞之蜀越黔

廣諸部若內史部都人士爲之號咷本之乎公度無

所不容德無所不洽其心惻怛其行中庸無失足於

徐趨無失口於然諾無失色於喜怒涓涓乎若流渟

渟乎若止汪汪乎若千頃陂顧爵不及上卿齒不及

上壽滿而不溢成而不盈生榮死哀皆是物也矧三

人同心一體鼎立而分嗟乎鼎足折矣不啻震於其

隣於此不盡吾哀惡乎盡吾哀秦悼三良乃賦黃鳥

人如可贖則百其身吾三人行胡然失一良友之人

也億人之人也兆人之人也借曰可贖可勝贖哉要之國有　卹典史有特書月旦有評藚宗有祀祭考服絕祖武者厥有後人將於此乎殺吾哀耳鄉大夫若而人期而合祭一二兄弟非直手足戚也束帛加爵先期而哭吾私嗚呼哀哉尚饗

同邑祭程司徒公文

三天子都自昔稱文獻國今居甸服都人士寔首善而代興于時同邑而居同朝而仕者無慮二十八人庶幾乎列宿之經天中興之佐命也祇承司徒五教出入不倍于人倫則人人嫺矣顧事君有得不得擧

親有遠不逮傳之子有才不才兄弟友矣不必因心
家室宜矣不必偕老交游廣矣不必厚終要之所可
自致者人也莫之致而致者非人也天也公之事
君自弱而壯而彊而艾歷歷中外凡四十年自令而
郎而臬而藩而京兆而列卿歷事　三朝凡十有五
任即始終一節精白一心顧簡在　九重與命洊至
上之　覃恩祖禰下之任子待年迨今聞訃輟朝
䘏典且下得君若此其無遺憾矣乎公結髮入官考
氏自持家秉由是出無郤顧入無慼容二親康年五
饗其善養後下祿養由蜀而及毋氏之訣由梁而祀

考氏之含卒之畢事九原挾日而從游地下逝矣振
振麟趾有子七人三與計偕一承世祿一在國學一
在諸生子姓十有七人申申如也才矣蓄矣以爲子
鵠則在既醉之五章以爲父鵠則在有聲之八章吾
黨無間然矣公以長主器二三介弟從之叔氏克家
代之當戶自公以下一切受成內無間言外用無侮
宜兄宜弟居然同心一體者哉淑人之生與公同日
卽多男子相與從一而終顧牖下屏諸御人無膚樛
木梱以內淑人尸饔飱祭餽遺不入公耳在家人之
九五伉儷以之亦既垂老而偕矣公之於上下交也

不諂不瀆其於乎交也不激不隨故終身未嘗忿色於人而人人誦公之交也有道公即世聞之有痛哭者有流涕者有長太息者莫不多公長者乃天年獨不可展邪由里而達一鄉由鄉而達一國由國而達四方肫肫乎厚終如其始矣吾黨二十八人者蓋甚慙於公何居公得全故也天敘五典公則惇之疇衍五福公則歛之豈降才則殊其度異也公之度猶瀛海也即航之萬石惡能爲重輕猶沃焦也即赤日鑠金惡能爲加損彼艅艎之於雲夢支機之於河漢惡可同日語哉吾黨始而慙既而懌終而哀懌者懌公

之全曷哀者哀公之難爲繼也不腆之奠公其格思

尚饗

祭殷次公文

郡中都卿相者若而人任子若而人後先代起要以

賜世爵執金吾者未之前聞 天子修百粵上功督

府乃被異數蓋肩隨五等有若分茅時次公爲太學

諸生視一第猶掇之也脫以虎賁易金馬豈始願所

及哉既則宿衛禁中退而休沐客屨滿戶投轄畢留

于時烹鮮擊肥行爵無筭英氣勃勃睨燕市虛無人

銅虎金貂退然避席一何豪也中貴人秉國者目屬

羽林直將引之掖庭騠騠繇用次公彊項爲不屑也
者而固辭又何勁也及尚書公得謝不亦矍鑠乎哉
幸一乘軺取道歸養綴衣金玦當晝日而入里門蓋
臣子之至榮曾何負于三事逆居于舍治形家言陽
卜幽岐陰遷鄠杜因築舍五畝得兆十有二區蓋累
千金者三完矣美矣將携季子逆婦相門膂力方剛
足任禦侮卽還近侍庶幾矯矯虎臣交戟之間寧逢
不若藉令推轂閫外亦當坐制單于焚老上封狼居
胥直反手耳隆中星殞其人溘亾惜也嗟乎司隷之
貴不爲不尊五十之年不爲不壽交游不爲不廣聲

名不爲不彰生堵覩而死巷哭不爲不榮不哀若堂若坊不爲不頎顧吾黨之涕非無從也涕者兩端二親幾耄西河之憂詎能恝然有子六人長幼與齒鴈鴈之愛孰能生死而存亾乎幸而黃髮未艾㲉諸孤怙之恃之且世澤足以阜昌吉壤足以褆福次公達者其將以是而瞑九原吾黨旅舉而三獻之靈其來格

祭丁太恭人文

丁元父應召自海陽太恭人稅魚軒于江夏其時神愈王百體愈康僊僊乎歸矣海陽既列高第得給事

中用是可得太恭人驩即期順不啻也歲之杪太恭人乃捐栝棬元父自掖垣來奔斬焉苦塊不令兄弟備在同盟逝將匍匐起之既傷且吊顧伯氏老矣仲嬰篤疾季在遠遊當暑不果行奄忽秋至于是社長汪道昆帥仲弟道貫季弟道會相與戒行李奠几筵西面而爇者三爵者三拜者皆再意太恭人于是乎遊八極周六虛容與逍遙莫測其朕不佞三仕楚乃歌楚以招之其辭曰羲和弭節廵望舒兮盈盈三五薄蟾蜍兮白榆揺落婺離居兮燭龍嚮晦夜曼曼其焉如兮賓于王母騄汱漻兮巫咸不降疇能招兮蔓

茅為卜椒糈兮只百神備降雲之標只靈歸故疆倍海暘只若木千仞連甘棠只樹蕤周廡蔽都旁只曲檻実夏日無光只鸞皇高舉拔天章只鴟張鴞集逢不祥只反而舊服樂以康只靈歸故丘毋晲此神州只君門萬里路阻修只增城阿閣椒房幽只閽寺呵禁凜長楸只麒麟鵕鸃絕夷猶只之子南奔穉司直只佳氣鬱葱晻禁掖只奼娀微音嚴以翼只荃胡不歸離太液只靈毋南征朱陵不可以託只奥主泰衡副潛霍只祝融亘天鶉火爍只方廣化城高下錯只仙靈窟宅俯無垠只霓裳霞佩魏夫人只屬厭沆瀣

葆至眞只一息千古太初隣只荃胡不歸撫五辰只
靈毋西翔弱水不可方只泥丸阿耨吭瞿塘只江流
瀰瀰深漢陽只三湘七澤百谷王只婉婉湘靈鼓鳴
瑟只木蘭爲舟桂爲檝只望望洞庭沃朝日只瞻彼
蒼梧紛雨泣只荃胡不歸天咫尺只靈今翩翩毋薄
九天只軒轅當御象緯懸只閣道相屬勾陳連只天
孫袪服五雲襄只扈以飛瓊雙成勝只剡剡揚靈端
以靖只駐玆渥丹鬒綠鬟只綿綿不勤籥玄牝只靈
兮駪駪毋入九京只地祇羣出黃琮呈只言從川后
鏡空明只重淵蜎蠖氷夏凝只時而尸居埴咸俯只

時而奮鼓且儛只時而踟躕行踽踽只時而物化

胹自適其栩只靈兮盍歸歸夏門只食邑萬戶世承

恩只桓桓夫子俠節伸只爰及苗裔裕後昆只靈兮

盍歸歸鄂渚只圖南有鵬振其羽只骨鯁無邪心自

許只聖善爲儀亭哉其玉女只靈兮盍歸歸蘭臺只

披襟當坐雄風來只多聞左史耿郊枚只生芻一束

背以哀只許日維樹背之不芳兮魂勢勢而依于舍

枂白駒之可繫兮寧無長夜啟丹穴兮希有生函轝

命兮出承明羞尚方兮將毋恙不逮兮鼎亨饗黃髮

兮無射悲回風兮惜徃日宜爾壽兮宜爾昌胡流逝

兮不死之舊鄉

祭戚少保文

今上丁亥之蜡戚特進以家食終諸孤既祥請墓文者介三至余喪仲氏期月始成於是左司馬汪道昆遣子太學生無擇束帛加璧致祭于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戚長公之靈而告曰策士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相得則士豫附而權不分夾谷之盟文武並用洪假神武不殺寧詎偏廢乎哉我　高皇帝佐命元勳則徐武寧冠其相得若魚水若雲龍若手足腹心若

家人父子有喙三尺曠能閒之爰及恬熈右文左武

于時糾豈爲政無用鞬櫜曲學拘儒隸視宿將功擯

之巳罪傅之人由是脂韋弟靡之風行批亢擣堅之

氣沮矣四方有敗孰爲干城此失得之林弛張之括

也夫材難固也將材尤難特進負非常之材成非常

之功難之難者也當在浙以一旅先鳴南北利用行

師皆由始此其此始發也于時爲春既入閩土殘更

而寇絕跡此其一息也于時爲夏北備薊則繕關塞

固亭障戎車步騎連營匈奴僵而款塞軍中超距無

所用之此其再息也于時爲秋秋有實矣既而批瘴

癘歸蓬萊閑塞而成冬三百中而以善息及其藏弓其
始則督府得之浙如鄭侯之得淮陰及余同事平閩
求多者或以為瓦合與其為輿尸也寧為輔車襄斂
務砥廉隅人言子房能用高祖及大司寇大司空逝
代督府如鼓答桴比發急足待命本兵諸郎率相目
而詬也吾聞軍中有戚督府不鬥劉楊要以疆事無
瑕詬謂何耳先是趙高在事或中流言不有江陵特
進幾殆江陵故習閫外事目特進而心多之特進願
得一當匈奴徇國以報知己江陵視之若左右手寬
中制以待上功于時側目者有煩言特進量移而終

牖下繇惟特進之行尉也惟二三當事非彼偏長四時錯行成功者退非特進短也是故有一歲之春秋句芒祝融是已其或五百歲則爲冥靈或八千歲則爲大椿修短殊塗較若懸寓乃今特進功在疆場動在旅常直以歲計者也藉令當時納輔兵之議舉三輔而張六師特進制之惟所左右其時羣材足以戮力積貯足以舉贏是役也選若拔茅練若鳴鏑恩若挾纊威若攖鱗聚若淵魚散若飛鳥奔若起忽應若率然時有可乘則簡車攻出沙漠焚老上封狼居胥由是乘障屯田銷兵縮餉遺中國數十百年之利豈

將與靈椿為春秋天不憖遺銘旌相望幽冥方起聖室特進澧公乃今西北操戈東南傳檄樹䩦而思頗牧安能倒孟諸也者而一洗之時乎時乎不再來固非虛語天謀定矣余于人謀何尤彼其生死交情則庸態也不佞所為痛哭為流涕為長太息卒在斯乎彷徨而為國謀無能以一夫進草莽臣所為日夜腐心者此也九原可作庶有感于斯言尚饗

祭先叔考羅山府君文

吁嗟嗟乎哀哉叔父所不能釋憾者三則不孝狀之詳矣夫諸父猶父諸子猶子在近屬則禮然父叔父

而子兄子則夫人能矣何以故其尊同其戚同也乃
若叔父之子不孝昆弟也猶然乎哉食之教之子也
子之翼之子也無憾矣不孝昆弟之父叔父曾無以
異于夫人即無所解于心欲報而不逮矣一憾也自
杜毋即世吾家無功緦袒免之喪頃喪我先淑人則
舉室皇皇耳鼎鼎耳及今大事未襄也胡猶不足殤
我元孫殀我介婦胡猶不足殞我季弟烈女殉之胡
又不足而遽及叔父也吁嗟天乎爲善者懼矣二
憾也頃賴諸父始亢吾宗即里俗曰非諸父猶知有
長叔父獨以侃侃取重不啻振鐸而徇里中顧今耄

羞不及宗祊醜夷不登壇坫波流日靡孰爲之坊三憾也吁嗟嗟乎哀哉先淑人已矣藉 上寵靈亦既歸土矣茲奉叔父而祔曾大父母猶未及封則又其遺憾也吁嗟嗟乎哀哉曾大父母久在浮丘一國三公如之何其釋終天之憾也明發有祖請以樽簋爲諸孤先九原有知尚饗

祭叔母文

道昆守襄陽聞叔母訃至乃服齊衰函祭具紹介而致之墓下而以文告叔母杜孺人之靈吁嗟嗟乎哀哉自吾叔母歸吾家蓋三十年往矣其間甘苦險易

一切嘗之乃令叔母所留唯仲子在耳叔母故宜子即舉子即殤及仲子生叔母輙病仲子能言而病愈已又病髫而愈已又病能受書而愈已又復病及仲子始勝衣叔母之病遂不起吁嗟乎哀哉初叔父客游游道日廣既而聞叔母病芒芒然歸杜門者十餘年所矣即有能去叔母病者不難百金予之焦神極能病不去不休也屬叔父旬日病叔母大憂無何叔父安而叔母危矣吁嗟乎哀哉始無子則憂子稍長則死夫病則憂病已則死此之爲婦德蓋庶幾於人倫者乎叔父有子三人伯若季皆孽子乃今惟

仲子馴謹得當叔父心即他日阜昌叔毋所留也夫
娶婦嗣親嗣而不良賢於不嗣乃今嗣矣良矣得當
夫子之心矣即病即死不可乎哉及余聞叔毋喪淚
淫淫不收口噤噤不能出一語蓋傷之也自余翦髮
叔毋壹以子視之及有妻子亦莫不然視吾婦猶婦
也吾子猶子之子也顧余居外十五年矣曾不得一
共刀匕侍叔毋餐又斤斤立名無所貨終不以奉叔
毋故而以兼兩遺之乃其心且謂報叔毋之日長耳
頃叔父因使者語曰叔毋以子視若若誓以子報之
今無及矣即他日墓下之奠何爲於乎守在一隅即

墓下之奠且不得往其將謂報者何唯左右仲子使無傷叔父心則吾事也叔毋墓側亾婦在焉藉第令有知當姑事叔毋為余修孝養于地下楚有澤蘭江芷不敢以羞願叩九地而暴吾心無問禮矣靈其不昧庶或饗之

祭世叔十一府君文

歲在戊寅八月喪我妣踰年己卯十月喪我叔再踰月嘉平又喪我世叔于是從子道昆方在草土謹以牲醴奠告于世叔十一府君之靈而言曰自吾宗始遷世澤三斬至世祖悊而始振至世叔而始張累世亢

宗迭出正室故舉宗之喪世叔若祭祀之喪七斁衣裳之喪簪纓哀矣哀矣昔在父黨舉甲子者三首吾家公次者吾叔次吾世叔具曰人傑門祚賴之乃今惟家公在焉鼎足夔矣故諸子之喪世叔若壞梁木若頽泰山哀之甚也里中自不孝始爲儒叔資吾學自不孝始爲吏叔資吾廉叔處其饒報于何有比歸子舍逮事二親叔由由善事先淑人而琥琥視不孝故不孝之喪世叔若喪吾叔若喪吾先淑人莪㳽㳽矣嗟乎先世高曾以上世守不越鎡基惟茲壟竁在淮堂構在里阡陌在籍材木在山則叔崛起林林具

在死而不亡以此紓哀哀可紓矣顧自世祖初歲僅僅百年里俗日非遽爲季世彼天道不遐胡考孰爲儀刑此則吾黨之殷憂舉宗之大悼也在殯三月葬葬有期不孝將哭吾私聊以託諸祝史有靈如在庶幾饗之

祭從叔母文

嗚呼哀哉爽婦好脩令名無斁巴婦多財萬乘爲敵在寸則長有短者尺厚利名高疇能兩得猗與叔母十五而笄敬事姑氏不愆于儀折節爲儉居常布衣豈無芻豢茹苦如飴藝苧治生亦既勞止婦順明章

無違夫子群小何知與之更始雖有違言不間省牲
大宗昌阜子姓振振曷飲曷食毋也以身正容斯悟
洵美且仁僉曰聖善不教而刑爰及中年家乃大起
露積殷殷如京如坻四顧踟躕莫不經紀食指如雲
不廢胼胝丁卯痰疾未老飾巾捐爾偕老舍爾周親
奄焉即世命也難諶從姑地下維夢之徵長發其祥
克昌厥後伯食王家仲從國冑貽謀允臧繩繩食舊
視履考終門內無右伊余諸子夙受殊恩梧檟不御
口澤猶存壽原卜宅哀輓當門式陳五鼎先以犧尊
尚饗

先室吳淑人祭文

嗟乎丈夫操弧矢之志即死羈旅間者猶或傷之女德之經行不踰閾夫人獨從余游竟客死邪而誰不宜子蓋憂之甚今息女始孩而業已就木豈非天乎自而有家余始爲博士弟子今拜大夫命矣夫人慕樛木之風請余置媵女今舉孽子矣即夫人在余雖貧可無嗛嗛也顧爾獨蚤夭不十年而再遘此阨而其謂我何余方丁壯居常負意氣日飲而醉二參何知疾苦遭喪以來一何憊也顧惟撫而女若子稍稍自寬解又余父母春秋且高猶覬覬祿仕不然余去

官猶脫躧耳安能鬱鬱而復陸沉朝市乎而今歸土得事余王母依然余將歷郎署博一命顯女地下而女待年必使之得耦郎爾有知庶幾可瞑目余復何言嗚呼哀哉

祭從弟曁弟室方氏文

人亦有言莫壽者殤女也從一殉義則良季弟弗吊天降弗祥女志靡他絕脰自亾仁匪激烈義匪慨慷中道從容徽懿周祥得請于　朝特命表揚女也何求季則有光一杯之土今茲歸藏生不同牢死則爲徉舍生誦義百禩遺芳豈曰無年明德馨香豈曰無

後嗣續烝嘗精爽不昧如在洋洋願言同歸于茲瑩堂

祭從弟室方烈女文

日月不居烈女之從季而終也踰三年矣仁至義盡生順死安汝何求哉惟是舅姑未盡之年亾弟無祿之祀忍死以屬冢伯乃今立無極爲爾後又請爾于朝得及于盛典使爾無嗣而續不貴而榮叔父考終叔母無恙庶幾慰爾地下爾目可瞑矣爰卜靈堂于兆習吉季其與烈女携手同歸逍遥容與爰居爰處昌阜爾後人孰無死汝死得所矣薄陳一奠祖汝道

無若子若婦若孫今也舅不逮姑夫不逮顯子且不
逮何論婦若孫由此而終其亦生人之至戹也居常
朝不謀夕日日其幾無苦不攻無辛不茹何爲者哉
頃當疾革時或以無畏而安叔毋者叔毋正色曰人
生有蚤莫耳固不能免此行何畏也達哉言乎知視
蚤如莫則知視死如生知視死如生則知視亾如存
故小知大知一知也小年大年一年也無疆憯然者
也惡能爲此言吾聞之吾父吾父聞之莊生者也莊
生有鼓盆之歌無疆不敢以進叔父繹其言先得叔
毋之心者就几筵誌之藉令有味乎其言叔毋之日

瞑矣嗚呼哀哉尚饗

太函集卷之八十三終